



点 睛

滴水见斗志，胜敌先胜己

无意间看到这两张有些相似的照片——

第一张照片里的故事，发生在上甘岭战役。那时，志愿军战士在坑道与敌人展开持久的“拉锯战”，在这个“连一个苹果都送不进去”的坑道里，战士们不得不靠岩壁上冒出的水珠补充水分。物资极度匮乏，他们却靠着顽强意

志，创造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奇迹。

如果说第一张照片的故事是官兵们无奈为之，那么另一张照片展现的则是武警某部特战队员在野外生存训练时有意为之的一幕。任务中，范新伟携带少量物资，多次遭遇突发情况。食物消耗殆尽，体能逼近极限，他硬是凭着一股决不放弃的信念，完成了任务。

相似的不仅是画面本身，更是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核：滴水见斗志，胜敌先胜己。（彭贤茗）



移防到哪，“忠诚石”就跟到哪

——访武警南昌支队某中队指导员吴睿

在武警南昌支队某中队，一块青灰色的石头静静守卫着营门，石面上“忠诚”二字鲜红夺目。从1987年第一次进驻原来的营区，这块“忠诚石”跟着官兵4次“移防”，成为中队几代官兵的“精神锚点”。本期“传统今日谈”，我们请该中队指导员吴睿讲讲“忠诚石”背后的故事。

——主持人 梁凯杰

问：能给我们讲讲，这块“忠诚石”的由来吗？

答：一块石头，见证的是强军历程，彰显的是价值取向。石头上的“忠诚”二字，既代表了中队官兵代代相传的信念，也诉说着我们与这片土地的血脉联结。

99年前，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49年南昌解放后，中队前身担负城市警备任务，把根扎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那时的南昌，敌情复杂、百废待兴，前辈们白手起家，全力守护一方稳定和百姓安宁，“忠诚”早已深深融入中队官兵的血脉灵魂。

1987年，中队获评“执勤先进中队”。几位即将退役的老兵想给中队留下一份礼物，于是跑遍营区附近的山林沟壑，寻来一块巨石，凿上“忠诚”二字。描红当天，中队组织了庄重的仪式。官兵们挺拔如松，在“忠诚石”前举拳宣誓——“忠诚于党、献身使命，队兴我荣、队衰我耻”。从此，这块石头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问：原来如此。请您再跟我们讲讲“忠诚石”4次搬家的事。

答：优良传统是历史长河中淘出的“真金”，它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更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因此每次中队搬迁，“忠诚石”面临是否搬家的选择时，每代官兵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1988年，中队因任务调整需整体搬迁。有人说，搬运“忠诚石”的费用，还不如用来加餐，犒劳一下战士们。时任指导员孙传魁感到，官兵固然需要物质层面的鼓励，但精神上的激励会产生更久远、更深刻的作用。就这样，“忠诚石”跟着官兵第一次搬家。

10年转瞬即逝。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滔滔洪水涌入城内，人民群众危在旦夕。中队官兵闻令而动，白天扛沙袋、堵管涌、固堤坝，夜里巡堤查险、通宵值守，数十天鏖战在抗洪一线，捧回了集体三等功。归建后不久，中队要迁至其他营区。“忠诚石”怎么办？大家的想法很统一——打赢抗洪攻坚战，靠的就是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忠诚”二字要永远刻在心间。于是，“忠诚石”完成了第二次转场。

“忠诚石”第三次搬迁是2007年。为配合驻地城市发展规划，上级为中队盖了新营区。有人提出，这块历经风雨、略显陈旧的“忠诚石”和崭新的营房不协调，提议趁机换一块更美观大气的石头，但遭到官兵反对。大家说，石头上的每一道痕迹，都是中队成长奋斗的见证。外观朴素又如何？遮不住蕴藏其中的精神光芒。官兵们齐心协力，将“忠诚石”搬进了新营区。

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支队的编制体制进行了调整，中队番号也有了

变化。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中队决定将“忠诚石”从文化长廊迁移到营区门口的醒目位置，让出入营区的官兵第一眼就能看见。

问：时至今日，“忠诚石”的力量如何滋养着新一代官兵？

答：与老一辈相比，年轻官兵成长环境大不一样，但每一代人都有要翻越的山峰、攻克险的隘口，这一点是不会变的。“忠诚石”就像精神“加油站”，我们看到它，就想起一代代官兵的奋斗故事，激励起不甘落后的奋斗意志。

前不久，上级组织群众性比武竞赛。中队派出的8名参赛者资历不深，但身上有股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临出发前，他们在“忠诚石”前集结，重温前辈矢志冲锋的故事——

那一年，多地遭遇罕见的低温雨雪灾害，某地道路封堵、电网瘫痪，大量群众被困在雨雪中。危急时刻，中队骨干戴兵主动请战，在齐膝的积雪中带领队员肩扛线缆、手拎抢修工具，连续奋战数十小时。由于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他攀爬陡坡时体力不支，晕倒在雪中……

“我们要喊出属于自己的‘忠诚’宣言！”最终，带着这份力量，官兵们顶着高温连续作业，在比武中夺得优异成绩。

（王艺琳、何宗卯整理）



遗憾“这些同志死得过早，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李真；立志“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刘伯坚；相信“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的陈觉……今年以来，本版刊登了不少革命先辈的手写信，不少战友反馈，信中字字泣血，句句断肠，饱含对家人的眷恋，也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现在，很少有人写信了，但如果要给先辈们写一封信，你会写什么？是亲眼所见的盛世光景，还是步履不停的奋斗历程？前不久，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军网、解放军报微博微信共同发起了“胜利的回信”征集活动，邀请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奔跑的人们，为长征先烈寄去跨越时空的信件。本期，我们选登一封由第77集团军某旅指导员林董写给赵成章老前辈的信。

——推荐人 郝小兵

如果有一天，组织只给三发炮弹

融媒广场

尊敬的赵章成老前辈：

您好！

我是您当年所在部队——“英雄炮兵连”的现任政治指导员林董。今年5月25日，我带着连队“访史寻根”小分队，专程奔赴四川雅安石棉县安顺场。站在大渡河边，我心想：前辈，您的后辈回来看您了！

当指导员这几年，我给连队战士讲过很多次您在长征途中“三发炮弹挽狂澜”的故事。我自以为很熟悉您，很熟悉那三发炮弹，可站在您当年架炮的位置，看着比想象中更湍急的河水，听着强渡大渡河第一船工师壮高的孙子帅飞讲述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我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忽然意识到，我从来没有真正讲明白过一件事：您打出第一发炮弹时，心里在想什么？

仅有三发炮弹，没有瞄准镜，没有炮架，只能用手托起炮身，全凭经验来瞄准。对岸是敌人的碉堡，河中间是十七勇士的木船，身后是整个红军的希望。

换作是我，手会抖吗？心会慌吗？万一打偏了可怎么办？

老前辈，我知道，您顶住了重压，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这背后，是您日复一日练出来的肌肉记忆，是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赌上自己命的决绝。这份底

气，正是我们连队所需要的东西。

今年是我带连队的第四年了。新兵下连第一件事，就是学连史、学您的事迹。战士们都能背出“以信念铸魂，用炮弹说话”的连魂，可我清楚，有些时候，大家仍有侥幸心理，实弹射击一次没打好，会想着“下次努力”。您当年可没有“下次”——不可能试射，时间也不允许，必须保证一击致命。

寻根回来，我把全连集合起来，放了一段我们在渡口现场录的视频，画面里是大渡河湍急的水流……

驻训地的帐篷里很安静。放完后，我对全连说了句话：“赵章成老前辈那三发炮弹，不是喊出来的，是一发一发练出来的。从今天起，每次训练先问问自己，能不能像老前辈那样让人放心托底，敢不敢像老前辈那样把那么多人的命扛在肩上？”

这次在安顺场，我们还去了孙继先将军的骨灰抛撒处。当年按照他的遗愿，孙继先的骨灰一半撒在了大渡河，一半埋在了东风航天城。

献花、鞠躬、敬礼……我想着您的故事，想着孙继先的遗愿，陷入沉思：传承红色基因，不只是要把革命先辈的故事讲精彩，更要让每一名战士都能在你们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像您成为“神炮手”，孙继先“干惊天动地事”，都不是天生自带的血性和本领，而是在实践中淬炼出来的。

所以我和连长商量，在训练中加了一个内容：模拟极限条件下火力支援。弹药基数减到最低，目标随机出现，不

排除干扰。我们不追求打得“漂亮”，只追求打准目标——就像您当年那样，三发炮弹，每一发都管用。

我还带回了大渡河边的一杯沙土、一块石头，放在连队荣誉室里，旁边就是您当年那门迫击炮的模型。战士们进出荣誉室，都能看到，也能时时提醒自己：如果有一天，组织只给三发炮弹，能不能打出老前辈的水平？

老前辈，还有一件事，您听了一定会欣慰。在安顺场，我们见到了八一希望小学“十七勇士中队”的孩子们。他们那对部队很向往，对官兵很崇拜，有个小男孩说将来也要当兵。

他们围着我们笑啊闹啊，我看了眼眶发热：您当年拼命守护的，不就是这样的笑容吗？请您放心——您传下来的连魂，我们守得住；您打出来的和平，我们更守得住！

此致

敬礼！

“英雄炮兵连”政治指导员林董
（刘柱成整理）



本文选自“胜利的回信”融媒报道，扫码阅读原文

“辛涩的里面有甜味”

■第76集团军某旅干部 曹达功



前不久，在单位组织的“红色家书分享会”上，我跟战友们分享了烈士高文华的故事——

1929年12月，雪下得很大，身陷国民党监狱的高文华给父亲写下一封家书。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这个被关入狱、受尽折磨的年轻人，文字中丝毫没有落魄颓废之感，称自己的心境“回转到小孩一样”。看到狱中的雪景，他没有感到萧瑟，只觉得大雪把一切都变得闪闪发亮，似乎连污秽都“穿上了最光荣最洁白的雪了”。他乐观地安慰父母，希望家人看开些，快活些，“不必兢兢于一切”，不必过分忧愁忧虑，眼下的困难是“一时的情形”，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自己如同吃青果一般，感到“辛涩的里面有甜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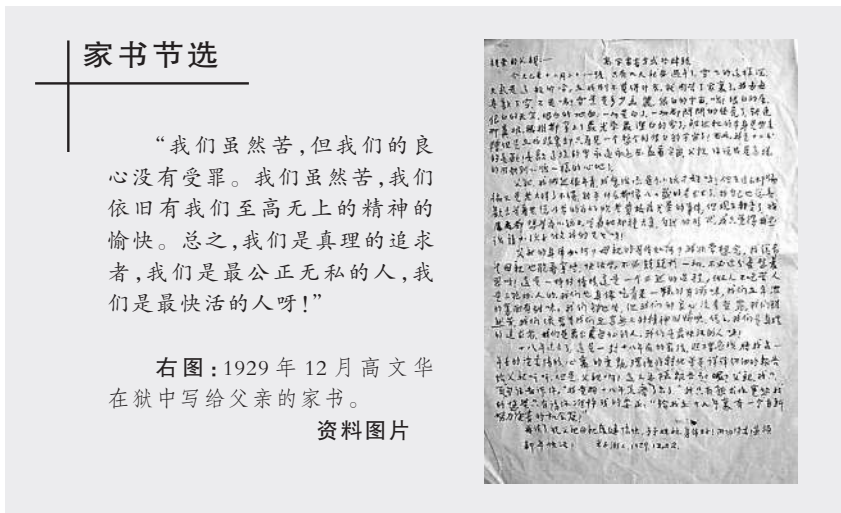
很难想象，写下这样的文字时，高文华正历着怎样的“辛涩”：敌人软硬兼施，几乎用尽了所有酷刑，也没有从高文华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他始终只有一句话：“要头有，要名单没有！”

“辛涩”之中，“甜”从何来？我不禁联想到“信仰的味道”这个故事——陈望道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把粽子蘸着墨汁吃掉而浑然不觉，还说“够甜，够甜的了”。这“甜味”，便是真理的味道、信仰的味道。

同样是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给予了高文华不惧苦难的乐观和坚强。他说：“我们虽然苦，但我们的良心没有受罪。我们虽然苦，我们依旧有我们至高无上的精神的愉快。总之，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我们是最快活的人呀！”

回想入伍那几年，面对高强度训练、值班和临时公差任务，我只觉得辛苦无比，尤其是看到在地方工作的朋友生活无拘无束，心态更加失衡。

一次教育课上，我“认识”了高文



华。他一心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放弃了本来的学业来到黄埔军校，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学习和了解，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高文华接到父亲寄来的信，说已为他在山东谋得一份工作，月薪不菲。但高文华拒绝了：“我是一个革命者，我怎么会受钱的牵动呢？老实说，山东有六百元、六千元一月的工，我都不做的。”

信仰是精神之钙，支撑着高文华不屈的脊梁——即便被捕入狱，他也从未动摇，写下近百封书信和战斗诗文，与敌人顽强斗争。1931年，年仅24岁的高文华牺牲在狱中，将滚烫青春与宝贵生命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

教育课结束后，高文华在家书中写下的那句“我们是最快活的人”，久久回荡在我耳边。身体伤痕累累，他却依然“快活”，就在于他心底有个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反观自己，入伍之初曾立下豪言壮志，可遇到一点挫折就心态不稳，实在惭愧。

不久后的一次任务，部队模拟战场环境，在高原长途机动。一路上，我们在形似搓板的土路上颠簸着，胃里、脑袋里翻江倒海。漫天尘土灌入车厢，官兵被裹成了“兵马俑”。每次停车，大家顾不上喘口气，就迅即投入到

紧张任务中。

率领先遣队的排长因严重高原反应，被要求暂停任务。在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我主动请缨担任先遣职责。天不亮我们就出发，为后续部队开辟通路，常常顾不上吃一口热饭。寒风把每个人的手冻得开裂，但没有人叫苦喊累。

那年中秋节也是在机动途中度过的。啃着冻得发硬的月饼，上等兵李培东冲我比出一个胜利的手势：“能在特别的日子执行这么有意义的任务，值了！”听了他的话，我仿佛从艰苦中品出了浪漫的味道。我报作精神，简单吃过晚饭，带领大家再次投入任务中。最终，我们比预期时间提前抵达，探索出一条高原远程机动的全新路线。

那一刻，我忽然体会到“在辛涩的里面有甜味”，体会到“我们是最快活的人呀”……

